

焦點話題：

呼麥：泛音詠唱的趣味與奧祕

Khoomerai：Overtone Singing as a Vehicle Art

策劃引言

鐘明德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院院長

## 前衛的傳統，爲了愛 To Khoomerai with Love: The Tradition that is Avant-garde

策劃這個「呼麥專輯」，對我個人而言，純粹是種「業餘的」/「愛美的」(amateur)的工作：“Amateur”這個字的意思是「做一件事，其動機只是為了愛」。

很多朋友不解——我自己的專業在於劇場，特別是現代戲劇和前衛藝術——為什麼我要千辛萬苦「撈過界」來傳播「呼麥」的「福音」呢？這是真的amateur——業餘行之，為了「愛」。

除此之外，也許「前衛」這個字多少可以解釋我的「呼麥緣」：前衛(avant-garde)意指遠征軍中的先鋒部隊。我因為十幾年前在紐約格林威治村留學的關係，跟「前衛劇場」或「前衛藝術」一直解不開千絲萬縷的百般糾纏，直到今天，我仍然以台灣文化界的一個前衛份子自勉、自豪。

然而，稍稍接觸到「呼麥」或「蒙古喉音」的人都知道：天底下再沒有多少技藝比「呼麥」或「蒙古喉音」更傳統不過了。

傳統而前衛？事實上，這一點都不矛盾：當我們攤開二十世紀的「前衛藝術運動史」時，我們不難發現——要前衛(做整個時代/文化的先鋒部隊)，我們需要最最傳統的東西做為基礎。想想畢卡索的「立體派」得益於非洲的「原始雕刻」，這道理也就不那麼叫人驚奇了。

處在今日經濟富裕、社會多元、政治混亂的台灣，藝術或文化能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百世開太平」的能耐麼？任何一個真正的前衛份子，他睡不著的理由應當都跟這個問題有關。

我自己自一九九四年開始沉潛至今，十年寒窗，所能「野老獻曝」的一線光明，大約也就是「呼麥」或「泛音詠唱」等這些又古老、又新奇的東西了：在這個由六篇長短不一的論文、雜文所構成的「呼麥專輯」中，首先，我自己「內舉不避親」地貢獻了〈呼麥：泛音詠唱乃入神的上道〉一文，理由一：拋磚引玉，由此帶出以後一篇比一篇精彩可期的文字。理由二：在引導讀者進入「呼麥的奧妙」之間，我再三地提醒「呼麥」有三個層次：1.娛樂的，2.美學的/教育的，3.治療的：「歌乃入神的上道」——「呼麥」可以讓你發現自己，實現自我，也就是說：你不必只是如此，你可以出凡入聖，身證圓滿！

第二篇〈我的呼麥緣與呼麥新知分享〉，由剛取得柏林洪堡大學音樂博士的蔡振家所貢獻：他從自己叫呼麥「著魔」的個人經驗，和從科學最冰冷的聲學訓練來看「西奇」和「卡基拉」，真的是字字珠璣，都是主觀經驗與客觀學識相互參照所結出的果實累累——蔡博士的這篇文章，我相信，使得整個「呼麥專輯」在全世界最先進的呼麥論述中都應當佔一席之地。

第三篇〈偶然與意圖——論布農族pasibutbut的「泛音現象」與「喉音唱法」〉，由北藝大音樂系的

吳榮順教授所奉獻：衆所週知，吳教授是海內外首屈一指的pasibutbut(八部音合唱)專家，pasibutbut又幾乎成了台灣原住民歌舞儀式的「圖騰」。為了讓世人瞭解pasibutbut的奧妙和「入神之道」，吳教授誨人不倦的熱情真叫人感動 — 讀者們應可從這篇很專業的論文中，捉摸出台灣先祖們留傳給我們的完美之音。

第四篇〈當我們呼在一起 — 我的呼麥工坊筆記〉，由北藝大戲劇研究所高材生張李怡君所撰：她鉅細靡遺地摘記了馬克·范·湯可鄰所主持的「呼麥工坊」，再加上她自己從小(學)到大(學)學音樂的心得反省，真的是最值得有緣人再三閱讀取益的一則筆記 — 如果您心頭一動，索取了這個「呼麥專輯」所附贈的VCD，那麼，這篇文章也很能協助您瞭解范·湯可鄰獨特的教學而獲益匪淺。

第五篇〈泛音詠唱：東方與西方有關泛音的物理學和形而上學 — 評馬克·范·湯可鄰之《泛音詠唱》〉一文，來自台南女子技術學院音樂系助理教授曾毓芬的慧眼與熱情：范·湯可鄰的《泛音詠唱》一書，乃是到目前為止全世界有關這個題材最全面而深入的一本書 — 我之所以一廂情願地大膽邀請范·湯可鄰到台灣來傳道、授業、解惑，主要也是因為這本書替它的作者做了最好的推薦和背書！曾毓芬教授這篇長文不只引介了《泛音詠唱》，也是讀者們深入瞭解「泛音詠唱」的各種層面之最好的一篇中文導讀。

最後，當然不是最不重要的，大木博士所獻曝的〈你跟呼麥有緣麼？〉這一篇雜文，一方面可以讓我們檢視自己是那一種人：你對南美洲亞馬遜河的熱帶雨林，比對自己家的後院還要更關心？另一方面，如果真的有緣，自己「著魔」似地「呼麥」起來了，您也可以從這幾個個案得到一些安慰：德不孤，必有鄰 — 您的真心，您的虔誠，您的心存大愛 — 「呼麥」將叫您不再孤單！

當然，Amateur — 業餘的，純粹只是為了愛 — 是難免叫人疑慮的。Avant-garde — 急先鋒的，為後世打開新局面的 — 也常常被證明是空歡喜一場。因此，我做為「呼麥專輯」的策劃人，必須要在此再三提醒：無論如何，這只是我們共同「呼麥」的一個開始，其中有不足或甚至不精確之處，請您不吝指正 — 我們台灣如果有個更美好的未來，絕對不可能是輕易得來的：那是我們用無數的生命一點一滴地經過無數的嘗試與錯誤澆灌出來的。

2004.03.27(星期六)，2:00 a.m.，春雨霏霏的廣場上，  
他們仍在那裡靜靜地坐著盼望黎明。

---